

# 宁波镇海法院干警创办“10+1”微助学平台

## 汶川地震中的“最坚强母亲”也成为志愿者

## 每人每月捐50元,点滴爱心汇聚起来,帮到了400多名贫困生

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火华

前不久,宁波市镇海区法院法官助理万婷婷等10位干警,将500元汇入了安徽省蒙城县许疃镇闫集村马圩庄小学李雪(化名)的父亲账户。这是干警们给李雪的5月份助学金。

在镇海区法院,已经有32位干警通过“10+1微助学”平台与贫困学生建立了结对助学关系。这个微助学平台的创办人,就是该院的干警罗成庆。

“每个月拿出三五十元,对大多数人来说,是一笔很小的开支。但十个人凑起来,每个月300至500元的生活费,或许可能改变一个贫困家庭学生的一生。”这就是罗成庆的初衷。按照平台的计划,每位捐助人将帮助到结对孩子完成大学一年级学业为止。



### 30余干警加入微助学

“这是李雪最近一次考试成绩,每科都在97分以上,还有两科拿了100分。”在与李雪助学结对的微信群里,万婷婷分享了一张李雪的班主任发来的成绩单。

李雪与干警们结缘于一桩官司。2017年7月的一天晚上,李雪的妈妈王某受工友张某之邀参加生日宴会。结束后回住处的路上,王某骑电瓶车不慎撞在路边的花坛上,她和身后的工友都摔下车,王某头部着地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家属觉得,是因为请客的张某在宴席上劝酒,于是要求张某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但实际上,当天一起吃饭的人都说,张某等人并没有劝酒,反而提醒王某少喝点,事后也曾安排人送王某回去,王某却说自己没醉,很清醒,执意要骑电动车,最后才酿成悲剧。

“王某家属的起诉证据不足,如果判决,是难以胜诉的。”看到这么一个困难的家庭,承办法官王磊感觉又无奈又为难。他五次组织调解,最终,张某支付5万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,工厂也组织为王某捐款。

但对这个家庭来说,这些钱无法解决长远的问题。王某有3个年幼的孩子,家里还有2位老人,原来她和丈夫两个人务工养家,现在变成了一个人。

法官助理万婷婷了解到,李雪是王某的大女儿,正在老家上小学二年级,成绩很好。“如果因为贫困而辍学就太遗憾了。”万婷婷也是“10+1微助学”平台的一名志愿者,她主动联系了李雪的父亲,“我会组织爱心人士结对帮助你的女儿。”

为此,平台还专门委托李雪的班主任王士娟进行了两次家访。“家访是进行结对助学的前提,也为了让我们更加真实地了解被捐助人的家庭和学习情况。”罗成庆告诉记者。

2018年春节后,安徽遭遇极端雨雪冰冻天气,零下十多度的日子持续了20多天,王士娟刚进门,就看到李雪一家5口人挤在一张床上,一个是李雪的外婆,4个孩子分别是李雪和2个妹妹,还有一个是李雪上小学五年级的小姨(老人的养女)。“整个房子空空如也,徒有四壁,床上的被子太薄了,孩子的小脸蛋儿都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!”王士娟心疼地说。她将现场的情况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了下来,反馈给“10+1微助学”平台。

4月,包括主审法官王磊在内的10位干警组成一个微助学的群组,正式与8岁的李雪结对,她成为了平台成功帮助的第398个孩子。



### 那个叫小菊的孩子触动了他

罗成庆创办这个助学平台,已经有快三年时间。谈到缘由,罗成庆说,那是一个孩子触动了他。

2015年,罗成庆在朋友圈发起了一场“10+1微助学”活动,他想找10个志同道合的朋友,帮助一个父母有智力残疾



### 地震中的坚强母亲也成为志愿者

一次爱心行动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,如今,参加微助学平台的爱心人士已经超过4000人,遍布全国各地,资助的贫困生对象也从贵州开始扩散,总共有433人。

平台还汇聚了一批热心的志愿者,其中,花林(化名)与罗成庆结缘于汶川地震。

地震发生时,罗成庆在四川省成都市某部队服役。地震发生后,他与战友接到命令,全体人员迅速集合赶往都江堰地区进行灾后抢险救援,并于当晚到达都江堰灾区。

2008年5月15日上午,罗成庆与战友正在废墟上进行搜寻,生命体征仪上显示,该处有生命迹象。

“我们把瓦片一点点拨开,废墟里传

来虚弱的呼救声,当这对母子出现的时候,大家都惊呆了——妈妈弯着腰,把一个1岁左右的孩子护在怀里。母亲的身上有多处受伤,怀里的孩子只受了轻伤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在废墟里的67个小时,这位妈妈用儿子的尿液维持生命,她却咬破自己的手指和嘴唇以血喂儿。”罗成庆说。

这对母子被称为地震中的“最坚强母子”,母亲就是花林。灾区重建后,她在都江堰市和丈夫一起经营食品生意,儿子也健康成长。

2015年,花林看到罗成庆的朋友圈里微助学的信息,主动提出加入。现在的花林,担任了“10+1微助学”多个小组组长,工作之余还帮助罗成庆打理平台的日常工作。

的孩子完成学业。“那年‘五一’,我回老家,见到了在贵州惠水县教育局工作的同学。他说要去一个贫困学生家里家访,我便跟着他一起去了。”罗成庆说。

那个学生叫小菊(化名),“光听名字我以为是个女孩,到了他家才发现是个黑黑瘦瘦个子矮小的男生。”去的那天,阳光格外明媚,可一进到小菊屋里,大家都觉得两眼一抹黑,“他家的房子只有正面是土墙,其余三面都是木棍围成的透风的木墙,家里连灯都没有。”令罗成庆眼前一亮的,是一整面墙的奖状,那是小菊从小学到初中所有的成绩表彰。

从小菊家回来,罗成庆就联系了小菊就读学校的班主任老师。他得知一个中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在500元左右,为了给小菊提供长期稳定的资助,他想寻找自己的10个好友一起资助小菊。朋友圈的集结号一发出,立刻就有18个朋友响应他。因为多出来了8个人,罗成庆又委托同学再推荐一名贫困生进行资助。

渐渐地,这种助学方式被固定下来,形成了“10+1微助学”模式。

“我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帮助孩子们,让家庭困难的孩子能够读书,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,山区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。”花林说。

